

大门背后

DERRIÈRE

LA FACADE

18世纪凡尔赛
宫廷生活与权力舞台

「美」威廉·里奇·牛顿著 / 曹帅译
William Richey Newton / Cao Shuai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

Cet ouvrage a bénéficié du soutien des Programmes d'aide à la publication de l'Institut français.
本书获得法国对外文教局财政资助计划的支持。

「美」威廉·里奇·牛顿 (William Richey Newton) 著
曹帅 (Cao Shuai) 译

大门背后

20世纪凡尔赛

宫廷生活与权力舞台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门背后: 18 世纪凡尔赛宫廷生活与权力舞台 / (美) 威廉·里奇·牛顿著;
曹帅译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8.4

ISBN 978-7-5596-1723-1

I. ①大… II. ①威… ②曹… III. ①凡尔赛宫-史料-法国-18 世纪
IV. ① K565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26806 号

William Ritchey Newton, DERRIERE LA FACADE Vivre au château de Versailles au
XVIIIe siècle

© Perrin, 2008

The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via the Dakai Agency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8 by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中文简体字版权由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所有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 01-2018-1028

大门背后: 18 世纪凡尔赛宫廷生活与权力舞台

作 者: [美] 威廉·里奇·牛顿

译 者: 曹 帅

出版监制: 刘 凯 马春华

选题策划: 联合低音

责任编辑: 黄 昕

内文设计: 聯合書莊 bjlhcb@sina.com

封面设计: 奇文云海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

天津东辰丰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140千字 889毫米×1194毫米 1/32 7.5印张

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1723-1

定价: 56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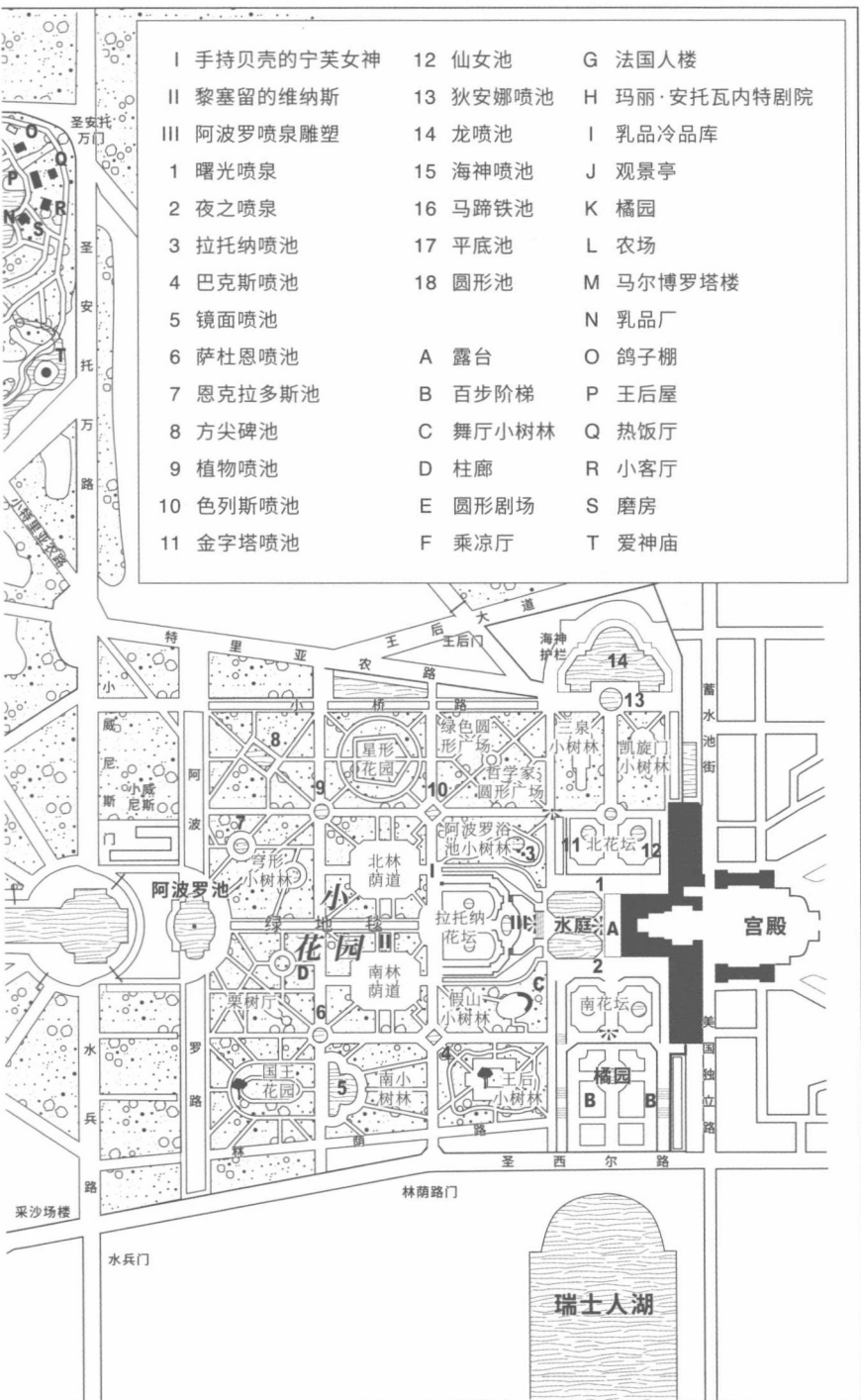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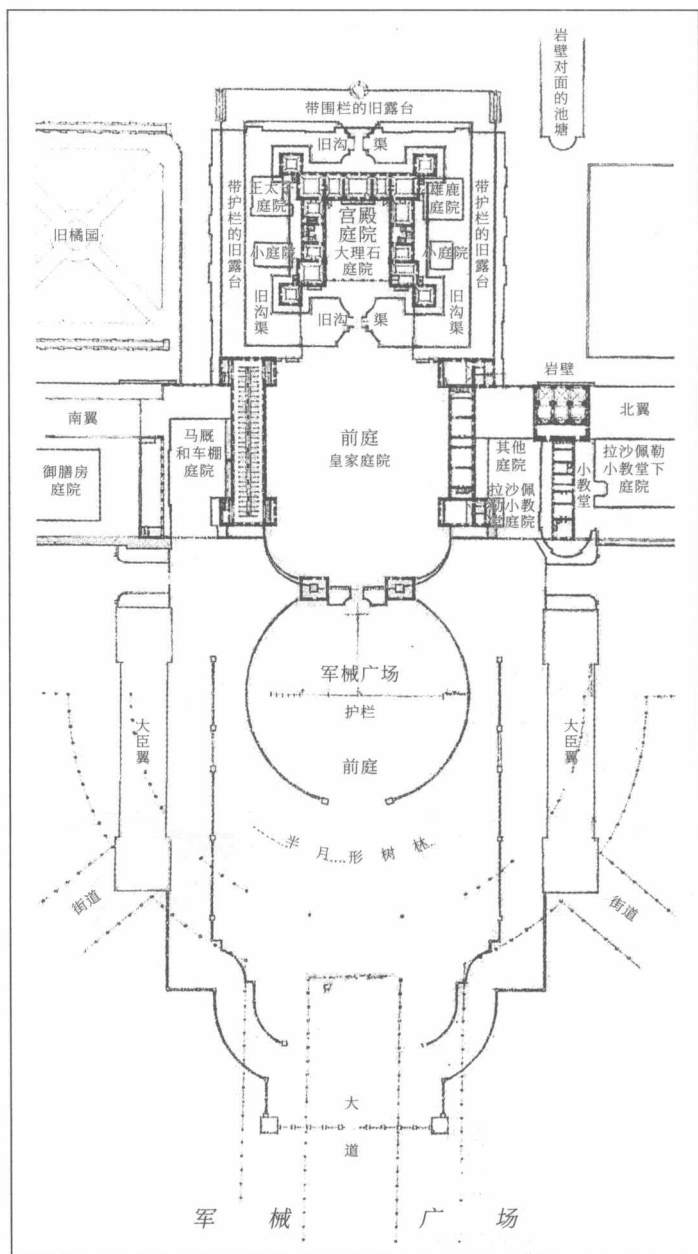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(010) 64243832



1715年的凡尔赛公园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I 手持贝壳的宁芙女神 | 12 仙女池 | G 法国人楼 |
| II 黎塞留的维纳斯 | 13 狄安娜喷泉 | H 玛丽·安托瓦内特剧院 |
| III 阿波罗喷泉雕塑 | 14 龙喷泉 | I 乳品冷库 |
| 1 曙光喷泉 | 15 海神喷泉 | J 观景亭 |
| 2 夜之喷泉 | 16 马蹄铁池 | K 橘园 |
| 3 拉托纳喷泉 | 17 平底池 | L 农场 |
| 4 巴克斯喷泉 | 18 圆形池 | M 马尔博罗塔楼 |
| 5 镜面喷泉 | | N 乳品厂 |
| 6 萨杜恩喷泉 | A 露台 | O 鸽子棚 |
| 7 恩克拉多斯池 | B 百步阶梯 | P 王后屋 |
| 8 方尖碑池 | C 舞厅小树林 | Q 热饭厅 |
| 9 植物喷泉 | D 柱廊 | R 小客厅 |
| 10 色列斯喷泉 | E 圆形剧场 | S 磨房 |
| 11 金字塔喷泉 | F 乘凉厅 | T 爱神庙 |





“绘制并流传的凡尔赛宫平面图……该图始作于路易十三时期，并于路易十四时期做了补充”（来源：法国国家档案馆 O 组档案 1768 年第 1 卷）

目 录

序 言	… 001
住 所	… 005
膳 食	… 034
水 源	… 061
取 暖	… 089
照 明	… 115
清 洁	… 153
洗 衣	… 184
后 记	… 203
注 释	… 223
参考资料	… 232

序 言

路易十四的光辉照耀了整个凡尔赛宫。在 1789 年的秋天之前，法兰西王国的贵族、欧洲各国的宫廷和法国民众都深信凡尔赛宫是权力的中心。

追随着圣西蒙公爵* 的脚步，历史学家们揭开了宫廷礼仪的秘密。这位公爵非同一般，他可以用 50 页的篇幅去介绍凳子排位的礼仪，还能让读者如痴如醉，就好像整个世界的秩

* 即路易·德·鲁弗鲁瓦，法国政治家、作家，其著作《回忆录》记述了路易十四时期的内政和外交。（文中页下注释均为译者所加）

序就建立在他太太的座位排序上。还有些历史学家注意到了那些不起眼的配角，比如热那亚大使、迦密山的当若侯爵。

盛大的舞会、晚餐和宴会是伟大统治的见证。即便是最质疑路易十四式奢华的人也会承认，太阳王在宫殿里举办的仪式可以媲美拜占庭时期，而这些庆典最能让仆人和廷臣们相信：获得一切军事胜利也都易如反掌。试想这一景象：当人们在餐厅等候一小时之后，接待人员敲开卫兵室的门，大声喊着“先生们，请吃国王陛下赏赐的肉！”（意即“开饭了”）。最伟大的国王就像雄狮，只可食肉，而实际上此处用“肉”指代一切餐食。

在所有的公共场合，国家形象都与权力的合法拥有者、象征者如影随形。就餐时，餐桌上竖立着一座船型容器，里面放着国王用的餐巾。见到它，显贵的爵爷们要脱帽致敬，贵妇们要行屈膝礼。能靠近这些物件，甚至能用上这些酒杯、瓶子、盘子、餐巾或拥有一席之地的人，飞黄腾达就指日可待了。这种特权表明享有者的社会地位，宣告着他们享有的哪怕只是一丁点儿的浩荡王恩。

如今我们生活在民主社会，可能难以理解当时那种晋升的规矩。其实，那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职业规划而已。世袭、礼仪和应酬就类似我们今天所说的“职业素养”。然而，无论朝代如何更替，拥有让国王看到、听到，甚至责问的能力都非常重要——如此方可进入权力的“庞大机器”并成为其

中的一环。因此，人们需要经常出现在凡尔赛宫，争取或确保那个一直岌岌可危的位置，否则将面临重重困难。

奇怪的是，凡尔赛宫这个“社会”留下的痕迹在今天已难以寻觅。数以万计的游客参观着皇家住所，包括那些 1789 年以前只有国王的少数近亲有权进入的房间。但是，路易·菲利普将宫殿的北翼和南翼改造为法国历史博物馆后，廷臣们的住所就不复存在了。第三共和国期间更是在此设立了议会，即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召开的特殊会议，负责批准或修订宪法，1958 年之前的法国总统也由该议会选举产生；还在地下一层存放了档案，这层之前是厨房、配膳室和地窖的所在。

权力的象征还在，但我们很难想象这座建筑的前身是迷宫般的住所，它们的主人曾是太阳王的廷臣和仆人们。

因此，这部书试图重塑一个已经荡然无存的世界。借助当时的皇家建筑部总监和城市和宫殿总管留下的通信和报告，我们可以了解宫内日常生活的点滴、那些上位的企图、有影响力的竞赛、特权式的优待和尴尬的情形。在这 226 间公寓的美丽装潢下，拥挤着数以千计的人，有些人蜗居在他们主子的衣柜里，有些人睡在一个简陋的铺位上。在对宫殿内起居设施——水、火、食物——的记录中，显现出的是一种奇特的生活：在这里，要争得地位，每天都得做出牺牲，也要忍受艰苦的生活条件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本书也希望揭示国王、朝臣和供应商之间无时不在的紧张状态。当国王有钱可赏、有官可赐，凡尔赛宫的世界便是一幅王恩笼罩的景象。如果其中一项缺失了——就像七年战争之后路易十五的统治末期，或者 1780 年之后国库空虚——整个王国便僵住了一般，到处都是未付清的账单、日渐凋零的房屋和人们对不合身份的住所的抱怨。路易十四时期的镜子失去了光泽，其后的每个国王都有义务擦拭它们。所以，国王们要协调权力关系，熟知精神风尚的演变（比如最时兴的趣味），了解各方竞争力量——首先就从 18 世纪的巴黎开始。

三代君主的统治期间正是本书涉及的历史时期。尽管礼节和敬意掩盖了硝烟，但一场无情的战争正在进行着。国王们从未改变他们的宏略——甄选和压制，只不过其形式和内容因时而变。

在整个 18 世纪，凡尔赛宫都存在着一种不可逾越的矛盾。大门背后，伟大和卑微并存，排场与穷困同在，浮华与现实共生。这是一场关于权力的戏剧，尽管观众减少、人心腻烦，尽管房屋颓坏、设施陈旧，一幕幕剧却轮番上演直至终结。就像在看剧时，当时或后世的观众更注意舞台“左侧”；我们想引导观众探索舞台“右侧”，因为这是凡尔赛宫不可或缺幕后。

住 所

有房住或花钱租

谁为宫廷效命，谁便有权居住于此。国王理应为他的仆从、文职人员和军队提供住所。幸运儿可以在凡尔赛宫内谋得一个住处，剩余的人则被分配到其他王室住所。若居住在巴黎城里，则可以获得一些住房补贴。不用说，对那些有识之士来说，凡尔赛宫的魅力超过一切住所，首先就强过他们自己家，不论自己家里何等气派。

我们今天叹为观止的宫殿，最初不过是一间乡野小屋。

以前路易十三在附近的森林打猎时，就在这间小屋过夜。之后，路易十三命人在一个沼泽环绕的小山上建了几座简朴的房子，简朴到一位回忆录作者称其为“打牌城堡”。

继承了这座小城堡后，路易十四将之修葺并进行了大幅度扩建。荣誉广场南端建起了一列马厩，不过马厩很快被改建成住房，人称“旧翼”。尽管之后进行了诸多改造，旧翼却仍然保存着。路易十八期间重建了面朝凡尔赛城的宫殿，使旧翼和宫殿的北翼相协调。这座新宫殿的建筑师为杜福尔，如今该建筑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。宫殿北翼建于17世纪60年代，开始是厨房和配膳室，很快便被改为住房。

1682年，法兰西宫廷迁至凡尔赛宫后，区域和城市部门总督也迁居至此。1719年，他的职位升至政府高级总督，宫殿北翼也就被称作“政府翼”；但从1760年起，该翼的墙体开裂，他就不得不离开了。1771年，加百利拆除了这座建筑并新建了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宫殿。

路易十四的扩建和装修保留了宫殿主体的风格：红砖墙，边角砌石，宫顶覆盖板岩，外层的石砌建筑完全围住内层。北面是国王的大型寓所；西面最初构想为朝向花园的露台，但因为在南面建了王后的寝宫，所以改为了镜厅。路易十四不断对凡尔赛宫进行修建，后来宫殿的南翼，即“亲王翼”，也顺利建成。1689年，宫殿北翼、园林旁边的宫墙竣工。南翼和北翼是供国王、宫廷和“荣誉房”的侍奉人员（比

如服务王室和国王本人的贵族)居住。实际上,在国王的日出和日落参拜仪式或王后梳妆时,负责侍奉工作的本是一些较低级的人员,但那些最显赫的皇亲国戚乐于出现在这种场合,甚至求之不得,因为这种“亲近”角色能象征性地把他们和王室仪式连接起来。

路易十四时期,重要官员可以获得国王赏赐的土地,并在这片土地上建造私人府邸。在法国摄政时期作家马莱的笔下,宫殿南翼和北翼修建之前,“路易十四一直待在凡尔赛宫,那时宫殿里很少见到女侍从,因为一个有身份的男人不会让他的妻子去宫里做侍从,无论是去歌舞场还是住到宫里。而公爵们在宫外都有自己的官邸,这样他们养起情妇来更容易”¹。

官职小的人住在宫殿的附属建筑——“大附属宫”里。这是一座巨大的建筑,一楼有国王和王后侍从人员的公共厨房和餐厅,除此之外,从一楼到四楼(包含阁楼)都是大小不一的房间。尽管有些人觉得“大附属宫”的名号不雅,但它的优势是离主宫殿近。此宫虽大,但也容纳不下所有有权居住在这儿的人员。因此,为了容纳那些无处安置的人员,国王又买下或租下了其他一些建筑:掌玺大臣街上的杜拉斯馆,橘园街路易馆的三座住宅,还有圣·弗朗索瓦街的尼埃尔特馆。其他侍从人员,比如大皇家马厩、小皇家马厩和皇家犬猎队的人员,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地点拥有自己的住处。

每个廷臣都关心是否能得到与自己的等级、职位、家族和需求相匹配的住处。凡尔赛宫，连同国王在城里赐予的住所，都无法满足这一庞大群体的需求。针对国王和王后的侍从人员，以及王太子和其他王子的服务人员，城市总督建议给予金钱补贴，因为以他们的年纪还没能力拥有像样的房子。而对于王室家族的其他侍从人员，比如王太子妃或公主的侍从，他们的住房补贴都由王室预算承担。²

巴黎市里的房租颇高，离凡尔赛城又远。人们除非被迫，否则不会采取如此下策。一位“季度侍从”（即每年工作三个月）的平均工资是 300 里弗尔*，勉强够租一间带家具的居室或一套简陋的公寓。很多低级侍从都是如此，他们竭力争取来这个职位，获得社会地位和应有的免税，但有时每周只被用到几天，一年当中剩下的日子就在家。他们的家一般都在法兰西岛或巴黎城内。对于大部分女侍从来说，三周里只须来宫里工作一周，所以即便住处条件很差，她们也不会感到很不便。很多廷臣都把这份“季度工作”当成过节一般，因为它打破了平时田居生活的无聊，每当周日弥撒时，人们还会宣布他们要前往宫廷或从宫廷回来，这为他们挣得了名声。

据当时凡尔赛城的警察署长估计，路易十四当政的前期，

* 法国古代货币单位，1 里弗尔值 20 苏，关于里弗尔的详细介绍请见文后。

凡尔赛城内只有不到 50 户出租“带家具的居室”。1724 年，这一数目达到 400 户，还不算上专业的客栈。署长认为，主要是由于房屋需求巨大、收益诱人：“国王……迁居凡尔赛城，很多人也跟着来定居。这儿的房租暴涨，高到离谱的租金使大部分本地人都出租带家具的居室，因而我们看到国王的侍从、官员、资产阶级，甚至鞋商、面包商、补鞋匠、仆役、寡妇，连小孩子都出租带家具的房子。”³ 署长建议公共部门恢复太阳王统治时期的定价，1735 年确实出台了针对酒馆和旅馆老板的指令，规定了房屋租金：1 张床、没有地毯的房间，每天房费为 2 苏；2 张床、无地毯的房间，每天 4 苏；有地毯的房间，1 张床的房费为 4 苏，2 张床的 8 苏。

实际上，这些价格规定只有那些最简陋的旅馆才遵守。德·博勒加德先生是国王的侍卫，也是圣·路易骑士*，他的账单貌似比指令上的理论数据更可信。住在安茹街饭店老板马丁夫妇那儿，他每月要支付 20 里弗尔，相当于每天 13 苏，额外还要每天支付 3 里弗尔的餐费。另一位侍卫租了一间双人房，每天要 36 苏。⁴

在凡尔赛城，除了正规或偷偷经营的旅馆，还有各式各样的客栈。总共大概有 120 家客栈，接待着不同档次的客人。路易十四统治期间，有身份的客人可以下榻市政广场上的埃

* 路易十四于 1693 年设立的荣誉勋章，奖励英勇善战的军官。

居旅馆，或者王太子妃街上的波兰国王旅馆。18世纪中叶，最有名的旅馆当属好孩童街上的富迪松旅馆，即如今的勒布伦街34号。富迪松旅馆的老板以前是轻骑兵的指挥官助理，此人向廷臣们出租小套公寓或单间房，其中就包括克鲁伊公爵。这家旅馆离凡尔赛宫特别近，按我们现在的标准，绝对算得上星级宾馆。离宫廷越远，旅馆档次越低。比如好风街上一个叫马尔库的人开的旅馆，在1782年的夏天，曾经接待过教士、裁缝、木匠、挖土工、泥瓦匠，甚至一个脚夫和行李搬运工。在同时代，大附属宫后面的改革派教士街上，有位莫尼尔先生接待了许多雅客——太子港的国王随从、巴黎的律师、从前的国王侍卫，还有几个自称“贵族”或“巴黎的资产阶级”的人。

有些旅馆是奢华型的，比如大使旅馆，由古尔纳伊小姐经营，地址是现在的掌玺大臣街18号，该旅馆只接待贵族。顶级的旅馆是德尔洛克先生的公正旅馆，建于1682年，位于现在旧凡尔赛街6号，曾有幸接待过约瑟夫二世。这位国王来此秘游，拒绝了他妹妹、王后玛丽·安托瓦内特的招待，住到了这家宾馆。为表殷勤，王后还差遣王室家具保管处的人员跑去给他的房间装饰了一番。⁵

旅馆老板们不仅给他们的客人提供安身之处和一日三餐，还会将客人们的马养在马厩里。据记载，在路易十五时期，有些饮料店老板也经营旅馆和咖啡馆，里面通常装潢很好，